

碧岩集

五

共五

15  
546  
5



546  
5

21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垂示云。攬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諸訛。萬機不到。不是

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塵。

把髮投。高擎頭。帶角出來。腦後拔箭。山云。看箭。就身

打劫。下坡不走。快便難逢。着僧放身便倒。灼然不同。

一死更不再活。弄精魂。漢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據

令而行。不勞再勦。前箭猶輕。後箭深。僧便走。棺木裏

瞠眼。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

限。可惜許。放過。據令而行。雪上加霜。雪竇拈云。三交

雖活五步。須死。一手擡。一手擲。直饒走下步。也須喪。

心受院

身失命復云看箭且道雪竇意落在什麼處若是同  
死同生藥山直得目瞪口呆法一向似無孔鐵鎚堪作  
何用

**塵暗**直耕切怒**法**袪遮立如二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當機鹿  
與塵尋常易射唯塵中塵是鹿中之王最是難射此  
塵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鋷穎利以身護體羣鹿  
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  
機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豈不見王平初參石鞮鞮才見來便作響弓勢云看箭則  
三平撥開箭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鞮鞮弓弦三下三  
平便禮拜鞮鞮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

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木頭顛云既是活人  
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  
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鞮師張弓失而坐  
如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  
細返思量元伊是射鞮石鞮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頂  
明且眼向一向下便中一似藥山道着箭其僧便作  
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頭無尾既做圈續要  
箇藥山爭奈藥山是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待者拖出  
這死漢如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  
不脫灑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  
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云有箭這僧

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若道是會藥山因什麼却恁麼  
道弄泥團漢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仗鑽錫劍  
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德  
山低頭歸乃文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巖  
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  
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  
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為識得破只管逼  
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這僧雖甚解着  
箭便放身擗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雪竇道只  
恐三步外不活當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  
何作家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由

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竇檢點後面  
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高着眼看敬舉頭戴角去也君看取何似生第

二頭走要射便射着作什麼下一箭中也要須知藥山

好手走三步活鱖鱖地只得三步死了多時五步若

活作什麼跳百步忽有箇死中得活時如何成羣趨

虎二俱並照須與他倒退始得天下衲僧放他出頭

也只在草窠裏正眼從來付獵人爭奈藥山未肯承

當這語藥山則故是雪竇又作麼生也不干藥山事

也不干雪竇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座事雪竇

高聲云看這則一狀領過也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已

塞却你咽喉了也

塵中塵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路在是掉翼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前走三步山云看箭僧便倒山云待者拖出這死漢這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雪竇道只恐五步須死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趁虎其塵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為鹿中王常引羣鹿趁虎入別山雪竇後高須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束為一團話高聲道

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方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舉看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話作兩橛

分開也好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無孔笛子

撞着甕拍板渾崙擊不破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檐一檐莽肉換一檐鶻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

若不是大龍爭得蓋天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兔放鷹看孔着襖三

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語  
無味杜塞人只是故道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  
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  
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  
璞玉若是納僧眼識有時把生不時放行照用同時人  
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  
籠天罩地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  
與花藥欄語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答  
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  
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  
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

秦我之東魯他既恁麼行我却恁麼行與他雲門一  
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行却難見  
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買帽相頭答還不  
會南北不分換却觸體江南江北月冷風高何似生

今日正當這時節天下人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  
古巖寒檜不雨時更好無孔笛子撞着甌拍板堪笑

路逢達道人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還我拄杖子來  
成羣作隊恁麼來不將語默對向什麼處見大龍將

箇什麼對他好手把白玉鞭一至七拗折了也驪珠  
盡擊碎留與後人看可惜許不擊碎放過一着又恁

麼去增毀類弄泥團作什麼轉見即當過犯彌天國  
有憲章識法者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三千條罪只  
道得一半在八萬四千無量劫來隨無間業也未還  
得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雪竇話却云問既有宗答  
亦收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大龍  
答處傍管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  
敗缺了也他答處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  
水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答處傍管直  
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久知道月冷風高更撞着古  
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麼生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

着氈拍板只這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  
堪笑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  
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  
達道人將語默對此是香巖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  
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  
便同適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白玉鞭  
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是劍刃上事  
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  
要無此子事自有好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  
碎必增毀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  
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法章是條

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只為不以本分事接

入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舉**雲門示眾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幾三千里  
外沒交涉七花八裂自代云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一合相不可得南山起雲乾坤莫覩刀斫不入北山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負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年開塔  
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大凡垂語別語  
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  
出鬼沒慶藏主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  
多向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既是

古佛為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卒摸索不着有  
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  
絕生死絕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  
便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一如  
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  
無機也得這裏拍拍是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  
來膽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  
相交是第幾幾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旨  
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罵他有定乾坤底眼既無入  
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  
路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



箇鋒鏑則當回蹉過只要原他雲明宗言明他峻機所  
以須出云

南山雲乾坤莫觀刀斫不北山雨點滴不施半河

南半河北四七二三面相觀幾處覓不見帶素傍人

露柱掛燈籠新羅國裏曾上堂東海西沒東行不見

西行利那裏得這消息來大唐國裏未打鼓遲一刻

還我話頭來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苦中樂教阿誰知

樂中苦兩重公案使誰舉苦便苦樂便樂那裏有兩

頭三面來誰道黃金如糞土具眼者辨試拂拭看阿

刺刺可惜許且道是古佛是露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實實帽相頭看風使帆向劒刃上與

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觀也莫錯會此只須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也後向劈開路打葛藤

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實向

電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實似堆一堆七珍

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予云誰道黃金如

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實引來用禪月云山

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

卑只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息行

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失

兩忘淨裸裸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麼或有箇

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吟**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這漢太煞合開一場合取口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知而故犯，文殊曰：「如我意者，道什麼直得分疎不下。」擔枷過狀，把髻投衙於一切法，喚什麼作一切法。無言無說道什麼，無示無識瞞別人，即得離諸問答。道什麼，是為入不二法門。用入作什麼，用許多葛藤作什麼？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這一靠莫道金粟如來設便，三世諸佛也開口不得，倒轉鎗頭來也。刺殺一人，中箭還似射人時雪。

竇云：維摩道什麼？咄！萬箭鑽心，替他說道理。復云：勘破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雪竇也是賊過後張弓。雖然為衆喝，九事奈禍出私門。且道雪竇還見得落處麼？夢也。未夢見說什麼。勘破發金毛獅子也。摸索不着。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菩薩皆以二見有為無為真俗二諦合為一見，為不二法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蓋為三十二人，以言遣言，文殊以無言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為入不二法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蕩，掃塵相似。塵

雖云常迹猶存末後依前踪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  
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云死水裏浸却若作  
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  
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  
見維摩麼夢也未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  
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辯才不可思議境界有不可  
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獅子寶座與  
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  
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上法門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  
證知獨有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

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  
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這此子  
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  
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始捨不得大似羝羊觸藩雪竇故  
然是捨得性命做人所以頌出云

**除蹤跡**

餘蹤跡

咄這維摩老咄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咄得  
不濟事好與三十棒悲生空懊惱悲祖作什麼自有  
金剛玉寶劍為他閑事長無明勞而無功臥疾毗耶  
離因誰致得帶累一切人全身大枯槁病則且置為  
什麼口似匾擔飯也喫不得喘也喘不得七佛祖師  
來客來須看賊來須打成羣作隊也須是作家始得

一室且頻掃。猶有這箇在。元來在鬼窟裏作活計。請  
問不二門。若有可說。被他說了也。打云。和闍黎也。尋  
不見當時便靠倒。蒼天蒼天。道什麼。不靠倒。死中得  
活。猶有氣息在。金毛獅子無處討。咄。還是麼。蒼天蒼  
天。

雪竇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咄。作什麼。以金剛王  
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梵語云。維  
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  
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為什麼却於釋迦如  
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  
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

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  
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  
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眾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  
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  
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為眾  
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卧疾毗耶離。維摩  
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  
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大枯槁。因以  
身疾廣為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  
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  
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徃彼問疾。一

室且頻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  
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  
維摩口似匾檐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  
認定盤星雪竇撥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擡  
一手擡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  
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  
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  
子也摸索不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  
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剛眼睛點鐵  
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

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  
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五** 舉僧到桐峯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

生 作家弄影漢草窠裏一箇半箇庵主便作虎聲將

錯就錯却有牙爪同生同死承言須會宗僧便作怕

勢 兩箇弄泥團漢見機而作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庵

主 呵呵大笑 猶較此子笑中有刀亦能放亦能收僧

云 這老賊也須識破賊也兩箇都放行庵主云爭奈

老僧 何勞耳便掌可惜放過雪上加霜又一重僧休

去 恁麼休去云俱不了蒼天蒼天雪竇云是則是兩

箇 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言猶在耳遭他雪竇點檢且

道當時合作麼生免得點檢天下衲僧不到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他兩人  
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請訛在什麼處古人一機一境一  
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自周正自然活鱖鱖地  
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  
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  
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  
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頭大  
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撕閑言語待  
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太卷抄  
將去望向肚皮裏下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

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  
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  
撞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  
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閒拈弄豈有勝負得失是  
非等見桐峯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  
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  
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  
云這老賊峯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  
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  
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鈴此  
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問掃箒若論此事須是殺人

不眨眼底手腦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  
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  
麼總是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戲三昧慧炬三昧莊  
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  
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竇  
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  
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  
僧何此亦是放過處着着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  
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盲枷瞎  
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  
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

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蹉過了也已是千里萬里思之千里悔不

慎當初蒼天蒼天好箇<sub>王</sub>關黎自領出去爭奈未

解用在爪牙未備只恐用處不明待爪牙備向你道

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落落

聲光皆振地這大蟲却恁麼去猶較些子幾箇男兒

是丈夫大丈夫見也無老婆心切若解開眼同生同

死雪竇打葛藤收虎尾<sub>王</sub>捋虎鬚忽然突出如何收

收天下衲僧在這裏忽有箇出來便與一撥若無收

放你三十棒教你轉身吐氣唱行云何不道這老賊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嶮處都不能使等他道爭奈

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得這手脚他必須有  
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放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  
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  
也解藏牙伏爪幸奈不解放又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  
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文一日問黃蘗云什麼處來蘗  
云山下採菌子來文云還見大蟲麼蘗便作虎聲文於  
腰下取斧作斫勢蘗約住便掌文至晚上堂云大雄山  
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  
口後來瀉山問仰山黃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  
如何瀉山云百文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  
山云不然瀉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

解收虎尾瀉山云寂子甚有驗崖之句雪竇引用明前  
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此子轉變自在要  
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無還見麼收虎尾方捋  
虎鬚也須是本分任你收虎尾捋虎鬚未免一時穿却  
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眾流不存涓滴開口  
便錯擬議即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眼試道看

六舉雲門語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桶看時不見

暗昏昏看時暗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山是山水是水

漆桶裏洗黑汁自代云厨庫三門老婆心切打葛藤

作什麼又云好事不如無自知轉一半猶較些子



雲洞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悟到問着又不會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句爲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你畧開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別起便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着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裸裸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宛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

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物物還取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觀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麼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吾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意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一乘人多偏墜此見雲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賓主交參列轉鼻孔 瞻漢作

什麼爲君通一線何止一線十日並照放一線道即  
得花謝樹無影打葛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處摸索  
黑漆桶裏盛黑汁看時誰不見瞎不可總扶籬摸壁  
兩瞎三瞎見不見兩頭俱坐斷瞎倒騎牛兮入佛殿  
中三門合掌還我話頭來打云向什麼處去也雪竇  
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出日午打  
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  
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  
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

與君通一線亦怕人着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門則且  
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  
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  
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自可見雪竇  
道見不見須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倒  
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入佛  
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峯頂上草漫漫有時關  
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忿怒那叱現三頭六臂忽若日面  
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塵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  
水忽若撥着向上竅佛眼也覷不着設使千聖出頭來

也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舉雲門示眾云藥病相治一合相不可得盡大地是

藥苦瓠連根苦擺向一邊那箇是自己甜瓜徹蒂甜

那裏得這消息來

治澄之切攻理也音持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人還有  
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雨點臨  
濟喝似雷奔則且致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  
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  
會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  
既淘汝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地是藥你向什麼  
處插嘴若插得嘴許你有轉身吐乳處便親見雲門你

若回嶺躊躇管取插嘴不得雲門在你腳跟底藥病相  
治也只是尋常語論你若自有與你說無你若着無與  
你說有你若着不有不無與你去糞掃堆上現文六金  
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  
是藥當恁麼時却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  
佛下生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鈎頭意莫認  
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  
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  
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  
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  
雲門室中尋常用接人金鵝長老一日訪雪竇他是箇

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一夜至  
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也無思量計較總使不着雪竇  
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  
鷄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最有  
工夫他意亦在實亦在空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教誰辨的撒沙撒土架高處着古今何  
大錯言中有響一筆勾下咄閉門不造車大小雪竇  
為眾場力禍出私門出蕩不掛一絲毫阿誰有閉工  
夫向鬼窟裏作活計通途自家廓脚下便入草上馬  
見路信手拈來不妨奇特錯錯雙劍倚空飛一箭落  
雙鷗鼻孔遼天亦穿却頭落也打云穿却了也

價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自今一  
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  
貪程太速他解截雲明脚跟為雲明這一句惑亂天下  
人雲明云拄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  
你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家廓雪竇道為你通  
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閉  
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畧露些子縫罅教  
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  
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天為什麼也穿却要會  
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  
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垂示云明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談也須是  
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令而行直得掃  
蹤滅跡且道請託在什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隨分開箇  
鋪席隨家豐儉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打草只  
要蛇驚山僧直得目瞪口呿管取倒退二千里患盲  
者拈鎚豎拂他又不見端的瞎是則接物利生未必  
不見在患龍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端的聾是則接  
物利生未必聾在是那箇未聞在患啞者教伊說又  
說不得端的啞是則接物利生未必啞在是那箇未  
說在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誠哉

是言山僧拱手歸際已接了也便打僧請益雲明也  
要諸方共知着雲明云汝禮拜着風行草偈咄僧禮  
拜起這僧拗折拄杖子也雲明以拄杖拄僧退後明  
云汝不是患盲端的瞎莫道這僧患盲好復喚近前  
來僧近前第二杓惡水澆觀音來也當時好與一喝  
明云汝不是患聾端的聾莫道這僧患聾好明乃云  
還會是麼何不與本分草料當時好莫作聲僧云不會  
兩重公案蒼天蒼天明云汝不是患啞端的啞口吧  
吧地莫道這僧啞好僧於此有省賊過後張弓討什  
麼碗

**瞪**

持陵切怒目直視也

**呿**

去伽切張口兒

**拄**

陸栗切音室撞空也

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處方解恁麼

道是時諸方列刹相望尋常示眾道諸方老宿盡道接  
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愚盲者拈錫豎  
拂他又不是患聾者語三三昧他又不能聞患啞者教他  
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  
如今人若作盲聾啞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  
中死却須是會他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  
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僧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  
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  
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  
尚舉這僧語乃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為  
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為什麼却道不是不是

一日地藏道某甲問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是  
藏云珪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  
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  
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  
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愚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  
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  
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着便與  
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  
同是別作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佗古人出來作千萬  
種方便意在鈎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  
段事去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

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為人  
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分明我便着草鞋向你  
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且莫作盲  
龍背暗啞會好若恁麼討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  
聲如龍背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目  
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龍背相似方  
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龍背暗啞底漢子落處  
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龍背暗啞已在言前三竅俱明已做一段了也杏絕  
機宜向什麼處摸索還做討較得麼有什麼交涉天  
上天下正理自由我也恁麼堪笑堪悲英箇什麼悲

箇什麼半明半暗離婁不辨正色瞎漢巧匠不留蹤

端的瞎師曠豈識玄絲聾漢大功不立賞端的聾聾

如獨坐虛窓下須是恁麼始得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一時打破漆桶葉落花开自有時即今什麼時節切

不得作無事會今日也從朝至暮明日也從朝至暮

復云還會也無重說偈言無孔鐵鎚自領出去可惜

放過漢排難言 莊子天地 玄絲一作絃絲

盲龍背暗啞杏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

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龍背暗啞見解機宜

計較一時杏絕忽用不着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

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

擗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安是啞却不啞是聾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聾却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沉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啞詭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着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晉平公之樂師也善別五音六律隔山聞鐘聞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風絃知戰楚心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尚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

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窓下葉落花开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他葉落花開葉落時是秋花开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着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禪床云還說得麼

象罔

一作罔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聽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聽若



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矣參則且止且道  
參箇什麼人

舉靈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時

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上走下作什麼關黎問作

什麼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何不用本分草料

一盲引衆盲巖云我會也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

坑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吾云汝作麼生會何勞更

問也要問過好與一撈巖云徧身是手眼有什麼交

涉鬼窟裏作活計泥裏洗土塊吾云道即太煞道只

道得八成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慇懃癩兒牽伴巖云

師兄作麼生取人處分爭得也好與一撈吾云通身

是手眼蝦跳不出斗換却你眼睛移却舌頭還得十  
成也未喚爹作爺

靈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勛不着席藥山出曹洞

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

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

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

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

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免見

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

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當深夜無燈

光時將手摸枕头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

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偏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偏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如今人去作情解道：偏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於古人言下死，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是絕情塵意思，淨裸裸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月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觀井。山云：道即煞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

麼生。山云：如并觀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靈嚴圈續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上行。頌云：

偏身是四肢，八節未是衲僧梅。則處通身是頂門上，有半邊猶在窠窟裏。瞎拈來，猶較十萬里。放過則不可，何止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時子境界將謂奇。特懸擗風鼓，蕩四溟水。此今塵埃，將謂天下人不奈你何。過是何埃埃，兮忽生。重為禪人下注脚，斬却著那裏。那箇毫釐，兮未止。別別吹散了也，截君不見。又恁麼去。網珠垂範，影重重。大小雪竇作這箇去，就可惜。許依舊，打葛藤。棒頭羊眼，從何起。吽，賊過後

張弓放你不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放得又須喫棒  
又打咄云且道山僧底是靈竇底是出三喝四喝後  
作麼生

**蓋**於蓋切塵也通作塌

徧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以手摸身底  
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計畢竟徧身通  
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  
里雪竇弄得一旬活道括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頌靈巖  
道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大  
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  
竇道你若大鵬能搏風鼓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大悲千  
手眼觀之只是此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整風吹

未止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手眼堪作何用  
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蓋兮忽生那  
箇毫整兮未止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  
面依舊漏逗說箇諭子後前只在圈績裏君不見網珠  
垂範影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落  
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  
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  
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  
事一切事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  
統舉大地全收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  
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為網凡一珠

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  
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音國師立為鏡燈  
喻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  
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  
提道場而徧昇初刹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  
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  
甚明白即總即別即同即異即成即壞舉一相則六相  
俱該但為眾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網明珠垂範況  
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  
子神通妙用出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  
頭手眼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

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眼  
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為什麼更着箇吐字參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裸  
裸赤灑灑頭鬢鬆耳卓朝且道作麼生試舉着

**十** 舉僧問智明如何是般若體通身無影象坐斷天下  
人舌頭用體作什麼州云蚌含明月光吞萬象即且

止棒頭正眼事如何曲不藏直雪上加霜又一重僧

云如何是般若用倒退三千里要用作什麼門云兔

子懷胎喚言發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向光影中作法

計不出智門窠窟若有箇出來且道是般若體是般  
若用且要土上加泥

智門道辨含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妙意雖然如此古  
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下尊宿一句語須具  
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  
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驗處這僧話裏靈靈之鋒鏑  
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  
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含明  
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  
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  
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此意亦無  
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  
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

借其意而答般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  
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  
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  
但瞠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  
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止止  
眼根放光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  
根下無一星事淨躑躅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  
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撥心即差動念即隔佛眼也觀不  
見人天從此見空生須菩提好與三十棒用這老漢  
作什麼設使須菩提也倒退三千里蚌含玄兔深深

意也須是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何須更用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事，不戈已息。天下太平，還會麼。打云：關黎契得多少。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實。一句便領得好，自然見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詩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謂情即是絕，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得。論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遙，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

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片虛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蓋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見得便，可見智明道鮮。含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含玄兔深深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事。天下禪和子，鬧浩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要與智明雪竇同參。

也須是自着眼始得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端中隱氏  
書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豎正法  
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德麼田地且道還  
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試舉看

一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打葛藤不

少何似這箇好箇消息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好箇  
消息道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漏逗不

少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和尚用犀牛兒作什麼  
侍者無對果然是箇無孔鐵鎚可惜許投子云不辯

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似爭奈兩頭三面也是說道  
理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堪作何用將錯就錯

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道什麼撞着鼻孔雪竇拈  
云犀牛兒猶在嶮泊平錯認收頭去資福畫一圓相  
於中書一半字草藁不勞拈出弄影漢雪竇拈云適  
來爲什麼不將出金鑰不辨也是草裏漢保福云和  
尚年尊別請人好僻地裏罵官人舜辛道吾作什麼  
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兼身在內也好與三十棒  
灼然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雖不在言  
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畧又須得如此藉言而顯  
於臘月三十日着得乃作得主萬境攸然觀之不動可  
謂無功之功無力之力鹽官廼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

角爲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故問侍者侍者云  
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裏許撞着磕着鹽  
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  
麼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  
角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機石  
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  
圓相於中書一半字爲他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  
入明此事雪竇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  
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則三則  
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竇亦打破了也山僧舊  
日在慶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



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兒難為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各雖不同道得出來自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問着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要人咬嚙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竇頌一串云

**撥** 七恭切撞也

犀牛扇子用多時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人具足為甚不知阿誰不曾用問着元來總不知知則知會則不會莫瞞人好也怪別人不得無限清風與頭角在什麼處不向自己上會向什麼處會天上天下頭角重生是什麼無風起浪盡同雲雨去難追蒼天蒼天

也是尖錢遭罪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因什麼問着總不知還道得麼請禪客各下一轉語鹽官猶在三轉了也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也有一箇半箇咄也好推倒禪床時有僧出云大眾參堂去戒過後張弓被奪却槍前不構利後不送店雪竇喝云拋釣釣鯤鯨釣得箇蝦蟇便下座招得他恁麼地賊過後張弓佛果自獵此語云又直問你諸人這僧道大眾參堂去是會不會若是不會爭解恁麼道若道會時雪竇又道拋釣釣鯤鯨只釣得箇蝦蟇便下座且道諸誰在什麼處試請參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爲什麼問着總不知去着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着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着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角嶢嶢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參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柄道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床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

不會却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釣釣鯤鯨只釣得箇蝦蟆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試拈撥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兔放鷹一時取俊總一切語言爲一句攝大千沙界爲一塵同死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賓主俱失不是一回漏逗文殊白  
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子親得世尊使下  
座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打鼓弄琵琶  
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拔

提河幾曾用着金剛王寶劍當時眾中若有衲僧氣息  
底漢縛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籍世尊良久問  
被文殊一拶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  
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  
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  
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  
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事無言明有言  
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  
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  
雪竇自然見得領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莫謗釋迦老子好還佗臨濟德山  
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法王法令不如斯隨他  
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面灼然能有幾人到這裏會  
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伶俐人文殊不是作家關  
黎定不是何必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又何妨第二  
第三槌總不要當機一句作麼生道嶮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眾皆是列聖文殊普賢  
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竒中之竒方知他  
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  
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

有箇漢頂門具眼時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覩得  
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寶一者  
盞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  
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盞食訖奉器飲漿欲  
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好  
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  
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  
曲躬叉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  
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着便了也那  
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尊一上提喝且作麼生  
是鈍置處

**三**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重光這添

桶不妨疑着不問不知大光作舞莫賺殺人依舊從  
前恁麼來僧禮拜又恁麼去也是則是只恐錯會光  
云見箇什麼便禮拜也好一拶須辨過始得僧作舞  
依樣畫貓兒果然錯會弄光影漢光云這野狐精此  
恩難報三十二祖只傳這箇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此子諸人還知落處麼  
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裂  
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箇恁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為  
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  
粘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後僧却

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當你  
只管作舞迤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  
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出且道這野狐精與  
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  
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百發百中向什麼處迴避誰云黃  
葉是黃金且作止啼瞞得小兒也無用處曹溪波浪  
如相似弄泥團漢有什麼限依樣畫貍兒放行一踏  
無限平人被陸沉遇着活底人帶累天下衲僧摸索  
不着帶累關黎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後云這野狐精是  
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金仰山示眾云  
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  
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塵識  
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古人權  
設方便爲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  
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  
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插翼曹溪  
波浪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  
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沉有什麼救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躡

裸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獅子則且置。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四**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好箇消

息用見作什麼釋迦老子漏逗不少若見不見自然

非彼不見之相。咄有甚開工夫不可教山僧作兩頭

三面去也。若不見吾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釘鐵

槓相似。咄自然非物按牛頭喫草更說什麼口頭聲

色云何非汝。說你說我總沒交涉打云還見釋迦老

子麼。爭奈古人不肯承當。打云。脚跟下自家看取。還

會麼。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

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到此引經文不盡。全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意道。世界燈籠露柱。皆自有名。亦安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時。即是見佛。佛云。我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

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為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經意初縱破後，奪破靈實，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見與不見，直只頌見佛也。

全象全牛，醫不殊。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摸壁，作什麼。一刀兩段，從來作者共名模。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粟，猶自少。在如今，要見黃頭老拙，這老胡瞎漢，在你脚眼下，利剎塵塵，在半途脚眼，下蹉過了也。更教山僧說什麼。驢年還曾夢見麼。

全象全牛，醫不殊。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經，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為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是為復總？是為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著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著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象上名號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

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全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自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如新，發於刃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醫，更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着，自從迦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模。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即便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要見剎剎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佛剎，一葉一釋。

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此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偈** 壹計切目疾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著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走過草深一丈，直繞淨裸裸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碎**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焦穀不生芽，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已是謗釋迦老子了。小道如來無

語，猶自顛預。早是七穿八疔，只是無二種語。周由者也。說什麼第三第四種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好一撥道什麼慶云：聾人爭得聞，望空啓告。七花八裂。



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爭瞞得明眼人裂轉鼻  
孔何止第二頭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錯却較些子  
保福云喫茶去領復云還會麼蹉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峯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  
此說語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  
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  
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  
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  
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  
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

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  
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  
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  
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  
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  
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  
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剉被別人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  
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恁麼見得方  
見這兩箇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  
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  
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復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與衲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脚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止眼觀之俱無得失處辨箇得失無親疎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好好如電轉星飛相似保

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号第一第二 我王庫中無如是事古今榜樣隨邪  
逐惡作什麼卧龍不鑿止水 同道方知無處有月波  
澄四海孤舟獨自行徒勞下度許什麼枕有處無風  
浪起嚇殺人還覺寒毛卓豎麼打云來也校禪客校  
禪客勾賊破家鬧市裏莫出頭失錢遭罪三月禹  
遭點額退已讓入萬中無一只得飲氣吞聲

頭号第一第二 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水裏作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摸索不着在雪竇云卧龍不鑿止水死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

龍藏正以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藏  
龍又道卧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  
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  
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解頌了也佗有  
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着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  
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明遭點額長慶雖是透龍門  
底龍却被保福驀頭一點

**舉趙州示眾三轉語**道什麼三段不同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末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一句忒  
煞郎當他古人出一隻眼垂手接人畧借此語通箇消  
息要爲人你若一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文雪竇

嫌他末後一句漏這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  
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鑪中則鎔却了也木佛若渡火  
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則頌古計較葛藤  
唯此三頌直下有納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  
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參

泥佛不渡水浸爛鼻孔無風起浪神光照天地干他  
什麼事見兔放鷹立雪如未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將錯就錯向誰曾見你來何人不離偽入寺看額二  
六時中走上走下是什麼關黎便是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了且道爲什  
麼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神光燭室直於霄漢又一夕

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以于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即南之  
 二祖以神遇遂各神光久居伊洛博極羣書每嘆曰孔  
 老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彼晨夕  
 參扣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自恃曰昔人求道敲  
 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  
 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運明積  
 雪過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求何事二祖悲淚  
 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妙道曠  
 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  
 欲冀真乘無有是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  
 自斷左臂致于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斷

臂當為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  
 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  
 達磨為易其名曰慧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  
 於舒州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  
 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  
 高僧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二祖妙法不傳於世  
 賴值末後依前語他當時立雪所以雪竇道立雪如未  
 休何人不雕偽立雪若未休足恭諂詐之人皆效之一  
 時只成雕偽則是諂詐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為  
 什麼却引這因緣來用他參得意根下無一星事淨裸  
 裸地方須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

山初和尚有頌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屎天刹竿頭上煎餛飩三箇胡孫夜斃錢又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見醫人灸猪左膊上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足將橋反金佛不渡鑪燎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人來訪紫胡又恁麼去也只恐喪身失命牌中數箇字不識字底貓兒也無話會處天下衲僧補背不得只恐喪身失命清風何處無又恁麼去也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又云來也

皖 戶版切明兒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爲什麼却引入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鑪鑪始得紫胡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紫胡便歸方丈且道爲什麼却咬趙州不得紫胡又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黑地逢着一僧攔臂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人處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奈何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燒却了也唯我能知常思破竈墮東行

西行有何不可。癩兒牽伴杖子忽擊着在山僧手裏。山僧不用人阿誰手裏。無方知辜負我。似你相似。摸索不着。有什麼用處。蒼天蒼天。三十年後始得寧可。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若向箇裏。薦得。未免辜負。作麼生。得不辜負。去拄杖子。未免在別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頌了雪竇。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隨高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言行叵測。隱居高山。一日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拄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臾。

有一人青衣執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甲等以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侍僧俱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竈神。悟此則故是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蘊與塢瓦泥土。是同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為什麼道。杖子忽擊着。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

拄杖子在且道雪竇頌木佛不渡火為什麼却引破竈  
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是絕得失情塵意想  
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乖宗旨直得  
天地陡變四方忽響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湫倒嶽甕  
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  
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放一線道又且何妨是人

先世罪業驢駝馬載應墮惡道墮墮了也以今世人

輕賤故酬本及未只得忍受先世罪業向什麼處摸

索種穀不生五苗則為消滅雪上加霜又一重如湯

消水

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只據平常講究乃經  
中常論雪竇拈來頌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  
明太子科此一分為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  
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為善力強未受以今世人輕  
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  
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  
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  
若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  
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  
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論於法  
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摧  
擬海則海竭就論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  
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真  
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  
裸赤灑灑者是觀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  
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字即如今  
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  
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  
轉重令輕轉輕不受設使敵聖功能未為奇特不見龐

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  
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相教阿  
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  
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座  
爭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  
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說了也圭峯科四句偈  
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四  
句偈義全同證佛地者多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  
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  
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經者即是



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  
來面目亦斬為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  
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  
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  
黃卷赤軸。修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這箇  
唯是轉。轉此子。太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函經。看他  
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  
於自心。一念是靈。既靈即通。既通即變。古人道。青青翠  
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即是真  
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  
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

去逢境遇緣為主為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雲霞  
出眼。頌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麼。四邊諸訛入

百玲瓏。有功者賞。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若無功時

作麼生賞。胡漢不來。內外絕消息。猶較些子。全無伎

倆。展轉沒交涉。向什麼處。摸索打破漆桶來。相見伎

倆。既無休去歇去。阿誰恁麼道。波旬失途。勘破了也。

這外道魔王。尋蹤跡不見。瞿曇瞿曇。佛眼覷不見。咄

識我也無。咄。勘破了也。復云。勘破了也。一棒一條痕。

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

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  
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  
經此兩句頌公案畢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轉鼻  
孔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如  
何到這裏佛眼也覩不見且道是功勳是罪業是胡是  
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  
摸索至使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覩無門是故洞山和  
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厨前拋撒米  
麩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  
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  
也教失途世尊以一切衆生爲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

行波旬宮殿爲之振裂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直  
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傍處雪竇更自  
點曾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道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  
我也無釋迦老子尚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  
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其眼  
者試定當者

垂示云一夏勞勞打葛藤幾平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劍  
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劍取  
上眉毛試請露鋒鏖看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二莫道會佛法見箇  
舉話人也無漏逗不少這漢是則是爭奈靈龜曳尾

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鐘鈎搭索了也平舉頭着  
兩重公案西院云錯也須是鑪裏煨過始得房腹刺  
心三要印開來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平行三兩步  
已是半前落後這漢泥裏洗土塊西院又云錯房腹  
刺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殊不知似水入水如金傳  
金平近前依前不知落處展轉摸索不着西院云適  
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前箭猶輕後箭深平  
云從漪錯錯認馬鞍橋喚作爺下領似恁麼柵僧打  
殺千箇萬箇有什麼罪西院云錯雪上加霜平休去  
錯認定盤星果然不知落處軒知你鼻孔在別人手  
裏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

院尋常脊梁硬似鐵當時何不趕將出去平當時便  
行也似柵僧似則似是則未是後住院謂眾云貧兒  
思舊債也須是點過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  
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  
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爭  
柵這兩錯何干錯萬錯爭柵沒交涉轉見郎當愁殺

人  
涪於宜切水文也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城來時  
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壽便打思明十回道  
斬壽十回打云這漢着甚死急將箇死死抵他痛棒遂  
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

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趕出這僧且道寶壽亦趕這  
 僧唯當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意作麼生後來俱  
 承嗣寶壽感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  
 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獻與和  
 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剃刀明把院手槍  
 者一取思院云以何神阿刺刺天平曾參進山主  
 來為他到諸方參得些羅葡萄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  
 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常云莫道會佛法竟箇舉話人  
 也無屎臭氣薰人只管敬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  
 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道麼古人事  
 不獲已對幾番示後人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  
 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只如未拈花  
 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  
 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此被  
 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得周惺惶怖分疎不下前不構  
 村後不送店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  
 院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參活  
 句不參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錯  
 他却薦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  
 行三两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  
 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從滴錯且

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且在這裏度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太平當時便行。似則也。似是非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紅。雖然如是。却有些子納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眾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然道只是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熟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

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藤。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擔一擔禪。遮天下走。被明眼人勘破。一點也使不着。雪竇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漆桶。一狀領過愛輕薄。也有些子。呵佛罵祖。如麻似粟。滿肚參來用不着。只宜有用處。方木不逗。

圓孔。關黎與他同參。堪悲堪笑。天平老。天下納僧。跳不出。不怕旁人攢眉。也得人鈍。却謂當初悔行脚。未行脚已前錯了也。踏破草鞋。堪作何用。一筆勾下。

錯錯是什麼。雪竇已錯下名言了也。西院清風頓銷。

西院在什麼處。何似生。莫道西院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亦須倒退三千始得。於斯會得。許你天下橫。

行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上狀領過猶較些子雪  
竇錯何似天平錯西院又出世據款結案惣沒交涉  
且道畢竟如何打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着這漢會則會只是用  
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及至向烘爐裏  
纔烹元來一點使不着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  
琉璃瓶裏搗糝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着便  
破若要活潑潑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將  
下來亦不被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  
迷對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  
却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

會一肚皮禪更使此子不着錯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  
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處是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  
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  
劍斬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  
七縱八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鏢雪  
竇上堂舉此話了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這錯何似  
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  
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彰古今明辨且道是  
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作家君王大

唐天子也。合知恁麼。頭上捲輪冠。脚下無憂履。國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須彌那畔。把手共行。猶有這箇在。帝云。寡人不會。何不領話。可憐許好彩。不分付。帝當時便喝。更用會作什麼。國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雖然萬壽。却有出身處。醉後郎當。愁殺人。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即位。敬之愈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問。端來問國師云。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條脊梁骨。硬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答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是向毗盧頂額上行。始得。他却不要。更道寡人不會。國師後面

武煞郎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敵。不見道善為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僻守一隅。豈能回互。看化黃檗老。善能接人。遇着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為裴相國。葛藤忒煞。此豈不是善為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為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種他受用身。法報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靈。靈明寂照。太原亭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即夾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與

座忽然失笑。孚乃自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狹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其必有所短之處。請上人說。與座云。座主不問。即不敢說。座主既問。則不可不言。其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孚云。如此解說。何處不是。與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徧。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豈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與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為我說。與座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孚一依前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與座曰。

阿誰。孚曰。某甲。與座咄曰。教汝傳持太教。代佛說法。夜半為什麼。醉酒卧街。孚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箇。照照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為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



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瞠眼努目弄精氣，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說什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為極則，為什麼却不教人認不見道。認着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復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關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

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為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輩行。見解在更頌。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

**足下無私**

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何必空花水月。風過樹頭搖，南陽獨許振嘉聲。果然坐斷要津，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大唐扶得真天子，可憐生接得堪作何用。接得瞎衲僧濟什麼事。曾踏毗盧頂上行，一切人何不恁麼去。直得天上天下上座作麼生踏。鐵鎚擊碎黃金骨，暢快平生已在言前。天地之間更何物，茫茫四海。

少知音。全身擔荷撒沙撒土。三千刹海夜沉沉。高着  
眼。把定封疆你待入鬼窟裏去。那不知誰入蒼龍窟。  
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拈了也。還會麼。咄。諸人鼻孔。  
被雪竇穿了也。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似箇真贊。  
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亦是強安名了。國師  
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麼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  
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  
須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調御。便  
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千百  
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

已清淨法身。頌得水灑不着。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  
黃金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忒煞讚歎。他黃  
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間更何物。直須淨裸裸赤  
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風光。一似三千刹海夜  
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刹。刹有一海。  
正當夜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地。且道是什麼。切忌  
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  
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  
也。

**沉沉**

一作澄澄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曾說。忽有  
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為什麼不曾說。待你悟來。向你道。

且道為復是當面講却為復別有長處試舉者

百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斬險陵云珊瑚枝枝撐

着月光吞萬象四海九州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雲明接人  
正如此他是雲明的子亦各具箇作畧是故道我愛韶  
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  
一句中自然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  
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遠錄公云未透底人參句  
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雲明下有三尊宿  
答吹毛劍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  
也且道了字與珊瑚枝枝撐着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

句可辨一鏃遼空要會這話須是絕清塵意想淨盡方

見他道珊瑚枝枝撐着月若更作道理轉見摸索不着

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成

仙體纈蜀機鳳雛動蹙蹙珊瑚枝枝撐着月王凱家中

藏難插顏回飢漢愁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折雪衣石女

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釧何參差即不知驪

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劍則是快

劍刃上吹毛試之其毛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

只就他問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道云

要平不平細若此蟬大文夫漢須是恁麼大巧若拙

不動聲色藏身露影或指或掌看果然這箇不是倚

天照雪斬觀着則瞻大冶兮磨龍不下更用煅煉作  
什麼干將莫能求良工兮拂拭未歇人莫能行直饒  
干將出來也倒退三千別別咄有什麼別處讚歎有  
分珊瑚枝枝撐着月三更月落影照寒潭且道向什  
麼處去直得天下太平醉後郎當愁殺人此浮音咄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強凌弱即  
飛劍取强者頭所以宗師家肩藏寶劍袖掛金鎗以斷  
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陵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為他語  
忒煞傷巧返成拙相似何故為他不當面揮來却去僻  
地裏一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照雪會  
得則如倚天長劍凜凜補威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

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劍或  
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日慶藏主說到這裏豎手云還  
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竇借路經過教你見古人  
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所以道三級浪高  
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祖庭事苑載孝子傳云楚王  
夫人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干將  
鑄為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留雄以進此  
於楚王王秘於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羣臣臣曰劍有雌  
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即收干將殺之干將知其應乃  
以劍藏屋柱中因囑妻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松  
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

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以思惟剖柱得劍日夜欲為父報  
讎楚王亦募覓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眉間  
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甌山  
人也能為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惠  
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劍赤乃與劍并頭客得  
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前海鳥之王遂投於鼎中  
客語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  
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齧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  
之三頭相齧尋亦俱爛此本無此段雪竇道此劍能倚天  
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些子用處直得大  
冶兮磨礪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將是

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末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  
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  
撐着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  
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萬斛盈舟信手擎  
却因一粒甕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終

嶠中張氏  
書隱刺梓

後序

雪竇頌古白則叢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辭經論或  
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  
剖析則無以知之

園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往夾  
山道林漢為學後扣之凡三提宗經語雖不同其旨  
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  
流傳四方或致踳駁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  
繹之而妄有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休罕人關友無黨記

重刊園悟禪師碧嶽集疏

雪竇頌古白則園悟重下注胸留未叢林永垂  
宗旨經也學人標鋒捷出六慧密室勘辨知無  
實病致梓不傳權也此書諸佛心眼列祖大機  
兩徑鉗鎚一無瑕額意欲與大慧長壽並駕同  
園悟心要蕪行揭泉日於迷途指南鍼於慧海  
快法一觀辨彼群愚相與圓成不無利益幸甚  
右伏以十七歲便悟雲門睦州可道是口頭三  
昧一返華不見碧嶽雪竇魚遭染手下一支怎

亡以已治表箕莫出為火孫種草隨人去肺跟  
後轉誰下得釣龍鉤有箇具眼目底來不看作  
繫驢撮此事當如袋喻他時自會登忘家門  
戶透長安前者吟後者應種、因緣歸大數昔  
之廢今之興莫如山僧口多終是老婆心切不  
獲東土畫安知西來意重興一代宗風雖無南  
去鴈看取北來魚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續  
無盡燈謹錄

今日 日錄

圓悟老祖居夾山時集成此  
書欲天下後世知有佛祖玄  
奧豈小補哉老妙喜深惠學  
者不根於道溺于知解由是  
毀之謂其父子之間矛盾可  
乎今峒中張居士重為板行

果何謂哉覽者宜自擇焉大  
德壬寅中秋住天童第七世  
法孫比丘淨日拜手謹書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  
頌古一百則剖決玄微抉剔  
幽邃顯列祖之機用開後學  
之心源況妙智虛疑神機默  
運晶旭輝而玄扃洞照圓  
蟾朮而幽室朗明豈淺識而



能致極哉。後大慧禪師因學  
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纔勘而  
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款。自降  
曰。我碧巖集中。記來實非  
有悟。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  
尚語言。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

斯弊也。然成此書。火此書。其用  
心則一。豈有二哉。燭中張明遠  
偶獲寫本。後冊又獲雪堂刊  
本。及蜀本校訂訛舛。刊成此  
書。流通萬古。使上根大智之士  
一覽見而頓開本心。直造無疑。

之地豈小補云乎哉延祐丁巳迎  
佛會日徑山徑持比丘希陵拜  
書以為序



儒門子貢拯有功於東家聖人藉令良馬見鞭  
影而奔皆如瞠若乎後之顏子吾聖師遊乎何  
言之天久矣靈山會上四眾海集世尊拈花宗  
旨諸人因措獨迦葉尊者微為之破顏與吾教  
中一唯之外口耳俱喪同一頓徹懸悟當時曾  
參不直下剖擊忠怨之秘鑰豈惟明人之惑滋  
甚千載之下何以祛一貫之迷雲乎異時成都  
佛果園悟老禪翁夾山文室拈提雪竇頌古百  
則其大弟子果上座懼學人泥於言句辜負從  
上諸祖取老和尚舌頭一截併付烈焰煙而颺

拉力者折也  
惟先蓋印

之拉惟堆自以巨壑太虛投置毫滿如古德德  
山賣弄油糝婆前此疏鈔已埃冷而無餘矣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花落碧巖陽坡如繡磨  
過去劫死灰復然不知何許許多葛藤一一從  
嶠中張居士手栽無影樹子上全體敗露直得  
般若無說諸天雨花百七八十年衲僧墓地橫  
穿鼻孔後前不曾嗅底寶熏一旦水湧雲蒸於  
八万四千毛孔悉皆遍可謂甚深希有難值  
難遇之事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或謂勤實經  
果上座燬移居士不當拾遺燼而日月光景之

故受如是報居士者疑其說以質於予予謂圓  
悟明人人人而果上座碧巖自碧何得有說果  
上座見月已指遂乃追尤古佛妻燎巨天倒却  
刹竿不放一錢彼亦嘗識月者誰將乘一指而  
示之或者又謂果上座火此書盟之社鬼者深  
重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予謂當果上座灼然  
素炬時煉得故紙通紅何緣密室通風老勤巴  
命門舌根別自有不壞處一星透散明月空山  
張居士那裏得這消息來把天然一段西蜀錦  
機依舊織作舊日花樣意者主林神陰之也

訶護至今。料必是此書念出世。巨錄時。清涼  
池上。針芥相逢。則書寫讀誦。為人演說之功。應  
獲殊勝福德。何況金石刻鏤。展轉流布。居士二  
子之心疾根本。本不在此。客作漢妄。以情識卜  
度。居士緣甚。目前不足計。救之禍福。亦以情識  
卜度之。是相隨赴火坑也。豈不冤哉。冥驗記沛  
國周氏三子並瘡。一日有客造門。曰。君可內省  
宿愆。忽猛憶兒時。見燕窠三子。伺其母出。各以  
一簇藜。吞之。斯須共斃。母還悲鳴而去。常自悔  
責。客曰。君既知悔。責罪今免矣。三子即皆能言。

然則居士二子之病風喪心得無。亦不可悔恨  
之事乎。談般若者。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  
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  
滅。居士能於此有省。終无始刻。來所造諸業。當  
應時消滅。即若二子之心疾。當如周氏三子之  
應時能言。可以不疑。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百  
函文字。覆截徧界。若後果上座之說。萬年一念  
更留踪跡。作麼向上。禪林無限尊宿。有兩句最  
端的。曰。任你即心。即佛。我但非心。非佛。今而後  
有謗如來正法輪者。君但應之曰。任汝。其上

座下是我只說勤老師底是若不如是日  
却面明西百四病一時教矣將如居士二心  
疾何不見古人道養子方知父母恩居士學佛  
知息臨老懺悔他日作家爐蒲跪出丈六金身  
不知還見勤老師真箇揚眉豎拂否若還一句  
薦得向道佛祖有誓罪不重科莫殃及他家兒  
孫好雖然如是且得沒交涉是年延祐丁巳中  
九月海粟老人馮子振題



